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五

六

鹽鐵論卷五

漢　桓　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音扶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去聲以制海内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

之鼃同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

所慎益功益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音洛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間訓曰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

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泰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文

陽之田而霸知伯燕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故晉獻以寶馬鈞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去聲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 申旗曰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蹦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

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禄若陷坎穽音淨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音免啄腐鼠見鵷鶵而嚇音黑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音黑鵷鶵乎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

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字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去聲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洛惡言不出於口邪行去聲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疏爵分禄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

也人間訓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
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
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
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
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僇
力一志悉率徒屬
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
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
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鄒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
隴畝而庇桑陰陰移而天下傳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田
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光景于斯尚立鑁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尊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覩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

苟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羹猶爲賴民也賴幸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夫音扶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

嚇音黑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音煩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去聲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音達茸音戎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

侶況跛（音避）牂（音戕 牝羊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去聲）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翱翔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屈一伸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為
恥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李斯貪其
所欲致其所惡音汙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
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去聲而不悔南華經曰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子三為令
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
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
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
非我也而無憂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
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非樂音洛卑
賤而惡音汙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傅亮曰昔之君子
同名爵於香餌故
傾危不及思憂患而預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
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

醴酒而投紱夫豈歒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朞年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不可得也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囹音令圄音語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

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哉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禄慕榮以沒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亮曰夫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沈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古史考曰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雜篇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强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

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拾遺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道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數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胸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紀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音扶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音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

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當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去聲）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必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

者先辟(音避)害而後求禄(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淄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擊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黿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鳥鵲魚鼈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遯身屈遶(音遶圍繞也)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太公家款曰網羅之鳥悔不高飛香餌之魚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

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蔡澤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去聲）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孔子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潔白貌）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音挽）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二世二年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

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聲顔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卒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贄也古字假借正義曰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出其彊必載贄而行故謂為臣者曰委贄也孔甲為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揚雄曰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歎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

恬貴之用兵刻減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從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雜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潜大茀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

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

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禄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音怠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王内淫佚行僻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為偃刼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刼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東方朔自稱辨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為

風俗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

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揚雄曰朔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抑惠其滑稽之雄乎

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大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

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間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行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偃傳曰主父偃

音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子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横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嗌音益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嗌咽也爾雅曰江東呼咽

曰嗌覽通作攬擬持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徙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歷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刋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貴德篇曰聖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

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恵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絶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傳去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

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曹劇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繆稱訓曰秋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

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音霸焉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尊賢篇曰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

是以不用而去孟子傳曰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音扶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

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洛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强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龍逄之後庚子旦庭中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

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怒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良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爲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

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鄭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命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國危君

纔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

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説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論者不期

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聲而不知轉末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末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班固曰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遣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蔡七十餘君無所遇趙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悯悼堯舜湯文周公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

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干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音扶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

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南華經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夫音扶以伊尹之知去聲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罪諫者紂焚聖人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

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寳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誣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寳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寳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寳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寳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夫音扶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餓於巖穴也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

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蛇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遂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

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檮杌昔趙
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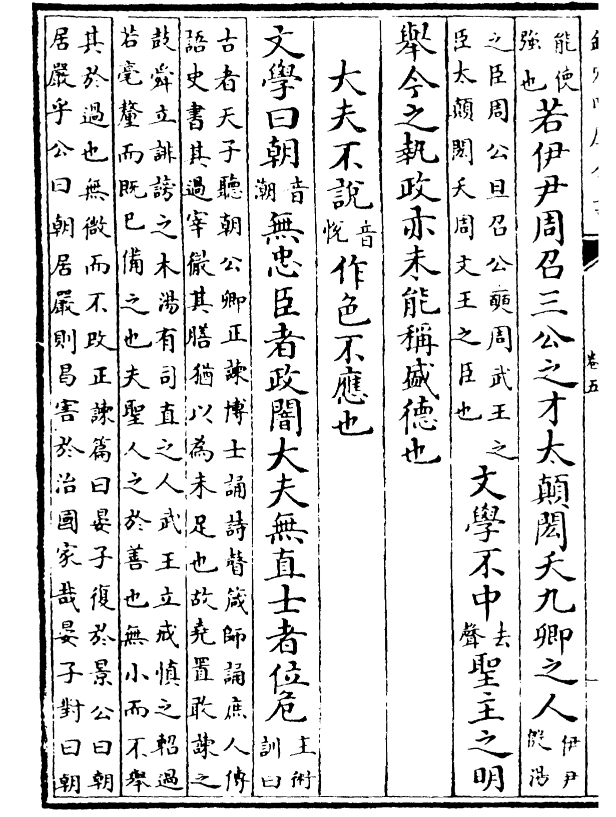
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强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貲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

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泰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



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說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拔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廬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去聲**稱為賢君**

魏世家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趨而出次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

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

袁盎傳曰袁盎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正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

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轂之（轂祿也）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五

鹽鐵論卷六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去聲之才可南面者數人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去聲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搆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指武蔦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音恢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盜跖曰子以甘言説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教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

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尊賢篇曰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巳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救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將晴鄰國而況自存乎

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仲由傳曰子路為蒲大夫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過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

泰族訓曰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縝曰丘旦殊姿湯文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制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晏嬰不死崔慶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雜事篇曰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義勇篇曰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

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宋世家曰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劉毅曰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風俗通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子匽徒步而裸形

寗戚商歌以干祿顔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顔回屢空而弗營
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桂楹傳曰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音與壞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音沿刀飾嫫音摸母畫音壞土人也被以五色

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皇甫謐曰嫫母黄帝次妃許慎曰古之醜女班固曰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王褒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孟嘗君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偶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偶人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國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

夫音扶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鷄難亦無黨也

大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冉有曰雖有美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

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又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持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音墻天下之姣音交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

莊子曰毛嬙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小疏曰毛嬙越王嬖妾姣美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韓非子曰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子夏曰黄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

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去聲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没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躡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沆爾

鄙心猶存

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冠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宰予書

寢論語筆解作畫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壞脂鏤音陋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音模母也修務訓曰嫫母仳倠也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不能為美者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也若使美人衒麤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眄口曾撓奇牙出𪘏酺摇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亦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

斵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廝養之豐(音剬)才(張耳傳曰廝養卒廝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于越之鋌(音定)不礪(豐器)(破而未離者也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音潮)也夫(音扶)醜者自以為姣(音交)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去聲)故不學覲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去聲)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

弱殺

泛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和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於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

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

見莫賈而自貴賈市也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者持刀而睨音義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逆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覩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駟一作天駟孔子曰呂望

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胡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遇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妓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好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

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慽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音洛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

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天祝予）孔父（音甫）累華督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因之宮

中數月婦之米求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絶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泰族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音虘）介毒而自害也（蠆蠚蟲也介大也）東海成顒（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寘）害不恭

刻轢（音力）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强（音襁）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兩觀（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摽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音古堯反）而以為知（去聲）訐（音居謁反）而以為直不孫（音遜）以為勇其遭難（去聲）固亦宜也

大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彊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

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纍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張儀曰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莊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雉言曰百人操鑰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中山靖王曰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夫音扶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

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范雎行之穰侯

范雎傳曰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五日而餓死今王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己而行去聲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

雜事篇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

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吾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

韓非子曰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便而不信者也詩傳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

弗如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音烏）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學結髮學

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效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音升聽諸卿都大夫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霸而必隨古不革襲音集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

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去聲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

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王恢曰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故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修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陳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董仲舒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

捄溢扶衰所衰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

主術訓曰令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吳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

牛贊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禮無

邪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丞相去聲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會稽諸暨縣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蘇臺說山訓曰畫西施之西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令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音悃倉也夫音扶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趙武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

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

呂氏春秋曰舟車之始見

也三世而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音銳知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去聲淺而謀大羸音縲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汜論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

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衛鞅傳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謂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

之士養老存孤救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容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去聲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

所聞比人本狂以巳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平準書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

此觀之不如和靚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處其位而非其朝音潮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

患故禮義壞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防古本作坊坊以畜水亦以障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音灰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

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音允）社稷也（賈山曰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溫舒曰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其位

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諓諓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諓諓善言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力追反紲息列反悲夫音扶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也

丞相去聲史曰檀柘而有鄉萑音丸葦音妻而有藂通作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齊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

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尊賢篇曰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李康曰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内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

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班固曰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文學曰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班固曰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王褒曰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

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専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夫音扶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去聲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泰族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畢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須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與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橫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起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與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去聲又從而順之好去聲須史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邮外不求於人故身脩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上聲）䔢（音奸）糲（音賴）者不可以言孝（䔢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韓嬰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

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擇禍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逮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大學曰善養去聲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音撮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爲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去聲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去聲志其次養去聲色其次養去聲體貴其禮

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去聲**雖不備可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反質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祀而福故卜數擇日絜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全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實

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内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顔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承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

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吹去聲)以養(去聲)口輕煖以養(去聲)體曾子養(去聲)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絻(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有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去聲)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音扶)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音辣)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

傳曰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扶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

雜事篇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

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次祿養（去聲）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音扶）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輕（去聲）煖食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

旦無暮食薪音奸糲音辣者葷茹膢音婁又音劉臘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畜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音成夫音扶薪音奸糲音辣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

由通作猶蹠音卒蹻音脚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戚音戚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夫音扶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音婁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

侍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馬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姚賈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故禮非而養去聲豐非孝也京囷丘倫反而以養去聲非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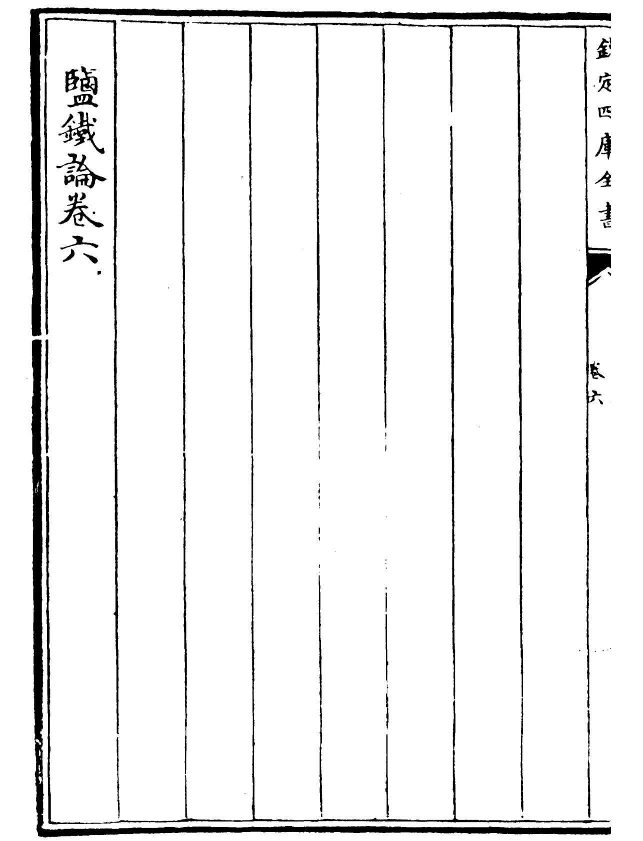
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丞相去聲史曰上孝養去聲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音止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陳餘傳曰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伍被傳曰伍被爲淮南王安畫謀反

計後事發覺被詔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弗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主父偃傳曰元朔中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上聞大怒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董仲舒傳曰呂步舒者仲舒弟子也

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去聲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六

謹案卷五第四頁後二行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刊本氏富訛世審據列子改

第十頁後四行長衣官之也按此五字疑是舊注刊本訛入正文

第十二頁後八行為太子少傅刊本少訛太據史記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游齊諸子間刊本子訛生按漢書顏師古注云諸子諸侯王子今據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諸侯賔客多厭之刋本侯訛公據漢書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故倒行暴施之按漢書暴作逆

第十八頁後八行庚子之旦刋本庚訛庾據文選注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祓以爟火刋本爟訛灌今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刋本尋作操討作伐並據左傳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宋衷曰刊本衷訛哀據後漢

書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醢梅伯刊本梅訛海箕子執

因為奴刊本脫箕子二字並據韓詩外傳改增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宰我秉事有寵于齊按左傳

闞止字子我非孔門之宰我也此以字相同而

誤

第二頁後四行宋襄公知孔父之賢按說苑襄公

作殤公

第二頁後五行魯莊知季友之賢刋本友訛有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五行使宋殤蚤任孔父按說苑此下當有魯莊素用季子六字此誤脫

第三頁後二行石乞壺黶攻子路按壺黶左傳作盂黶論語隱義作狐黯俱與此異

第五頁後四行東國之桃也刋本國訛園據戰國

筞改

第十頁後六行解紵衣以冪之刋本紵訛貯據戰

國策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吾獨聞之按獨字疑衍

第十五頁後八行而椎車尚在也按椎輪為大路

之始故曰文質不變而椎車當在註引韓非子

椎車誤

第十六頁後七行國有道即順命刋本命訛行據

史記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無變道之實刊本道訛通據漢書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而其皮薦亙四十萬刊本萬訛餘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刊本腹訛腸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景帝往來兩宮間按漢書兩

宮作東宮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謌過謂之妖言按漢書謌作

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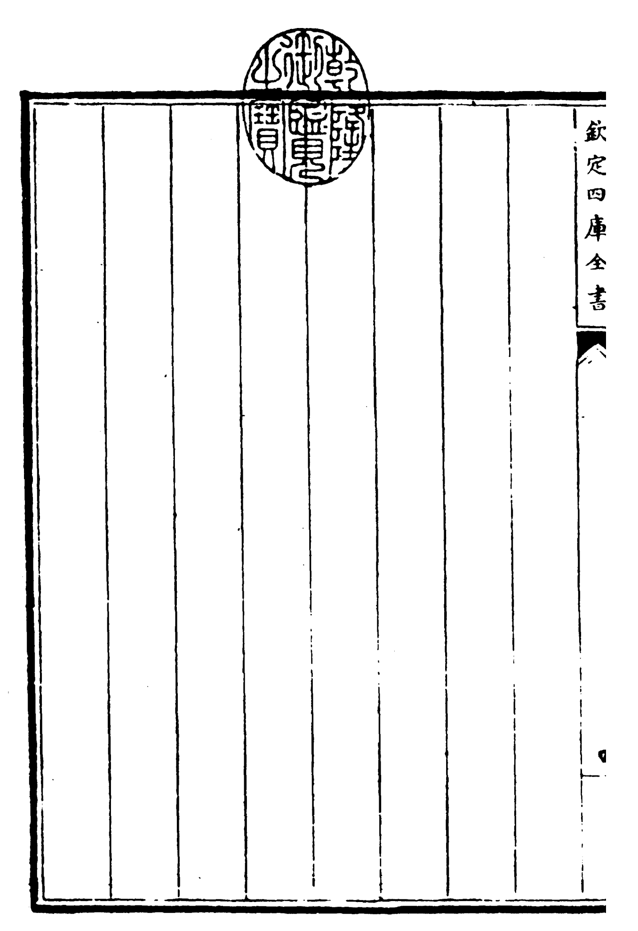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趙簡子得叔向按左傳昭公

二十九年趙鞅始見于傳是時羊舌氏滅已二

年矣叔向與趙文子同時此誤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蒙袂接屨按檀弓作蒙袂輯

屨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會燕